

长篇小说 面如止水，生死暗战

红袖

足本

女人眼中的中国式关系

男人心中的浮世绘盛宴

浮石 著

「长篇小说」
浮石 著

红袖

足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袖/浮石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214-08730-0

I. ①红… II. ①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9813号

书 名	红 袖
著 者	浮 石
责任编辑	刘 焱
特约编辑	秦 蕊 李 丹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06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730-0
定 价	3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红袖》再版序

《青瓷》是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也是我的成名作，这部写于看守所的作品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早在六年前当它意外或必然地畅销之后便有了一种论调，说我今后的作品可能很难超越《青瓷》。这话曾经让我既高兴又不以为然。高兴的是，在读者眼里《青瓷》已在文坛上取得了某种江湖地位；不以为然的是，尽管《青瓷》带有半自传性质，算是我上半生的一个小结，但我的“下半身”其实更为精彩、同样可圈可点（网上说我曾经有过数不清的情人，真的吓了我一跳）。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我要说的是，生活和想象力是作家的一对翅膀。首先，生活是小说之源，小说必须接地气——所谓小说不能脱离现实，必须贴着地面飞行。也就是说，只要你的生活是饱满的、丰富的、扎实的、色彩纷呈的，你的小说也就可以是饱满的、丰富的、扎实的、色彩纷呈的，你就不怕找不到金矿；其次，想象是小说之本，小说绝不是生活的简单照搬或还原，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不仅允许虚构而且必须超越个人的狭隘生活体验，并且最好有着建立在某种哲学思辨内核基础上的暧昧的、馥郁的、虚幻的、艺术的芬香，能够带给读者做白日梦似的精神愉悦与快感。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红袖》是一次自我挑战。

对此我信心满满，第一，相比于写作《青瓷》的时候，我在生活阅历、素养积累和对文学热爱的程度上都有了提高；第二，写作《红袖》的时候，我已是自由之身，我相信随着看待社会与生活的立场的变化，我的新作品一定可以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与气象。

说《红袖》是一次自我挑战，还在于这是一部以女性视角为主的作品。社会是由男性与女性组成的，女人眼中的社会与生活，应该与男人眼中的社会与生活有很大的不同。借我一双凤眼来探索社会与生活，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红袖》的故事梗概是这样，为争取近亿元的“流金世界”拍卖委托权，拍卖公司的女老总柳絮，她的大学同学、律师邱雨辰，她的下属杜俊的前女友柳茜，被执行人肖耀祖的小情人小BB，她老公黄逸飞的小情人安琪，资产公司主任郭敦淳的太太辛姐以及郭敦淳前任伍扬的太太金顺喜，还有始终没有介绍尊姓大名、来无影去无踪的小姑娘，纷纷粉墨登场。这是一场逐香的盛宴，每个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这些青春靓丽、娇媚各异、睿智多谋的女

性，如金梭银梭，往来穿梭于权贵之间；又如轻盈美丽的蜜蜂蝴蝶，翩翩起舞于利欲场所，自以为左右逢源，又岂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是一幅色彩斑斓的世俗风俗画，也是一场表面静如止水、实则利益厮杀的生死格斗场。

为了被市场识别与认知，《红袖》仍将被打上商场、官场小说的标签，它着墨于利欲与情色，而不止于此，关系的构建与维系，商业与权力的隐秘交媾，不是我揭示或描绘的终极目标，它仅仅是一种标示，让我的笔触直抵更隐秘的人心和更加严密的权力运行方式和现代男女之交际方式。

如果非得贴标签不可，我更愿意我的作品被贴上社会关系小说的标签。官场关系、官商关系、男女关系，人生在世谁离得开各种关系？又为什么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如鱼得水？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趋利避害是个体的本能。而作为社会人，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交换。利益交换是有规则的，有些规则是明的，有些规则是暗的、潜的。不得不说，这里面真是大有乾坤。找关系拉关系托关系攀关系搞关系，既是生存的法则，又是发展的利刃。你可以不喜欢，却不能不了解。

我努力把《红袖》写得比《青瓷》更加流畅、更加惊险刺激也更加好看。我一直认为一部好的小说作品应该自成宇宙，能够将读者裹挟其间。不是代替读者思考而是激越读者思考，并丰富着读者的间接人生。我希望《红袖》多少能给你一些启发。

市场早有讹传，说《青瓷》是一本叫男人变坏的书，《红袖》是一本叫女人变坏的书。对此我坚决不同意，我认为无论是《青瓷》还是《红袖》，都充满着救赎与自我救赎，每个人使出浑身解数，不过是为了争取或抢夺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船票。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红袖》只是窥视社会与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窗口，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生活阅历，没有足够坚韧的神经，那么，即使在炎热的夏日，你在捧读《红袖》之前，最好准备好棉袄——《红袖》可能让你的灵魂不寒而栗。当然，我也会给你带来一缕阳光，温情脉脉，仿佛来自婴孩的呢喃。

由于出版环境的变化或进步，《红袖》于2008年初版时被删减的197处，在这次重版时得到了恢复。我希望这能给读者带来惊喜，而我自己，无疑将因此而感到十分欣慰，并更加热爱这个最坏同时最好的时代。

浮石

2012年8月27日

引子

在等电梯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从左右两边向你包抄过来，并把你迅速带离电梯口，你会觉得怎么样？

一诚拍卖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柳絮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时间是星期一上午九点钟左右，地点是在自己公司写字楼大堂的电梯口。上班高峰期已过，但那儿已经聚集了十来位准备进入写字楼、面熟而并不相识的其他人。

那天上午十点钟有场拍卖会，否则，柳絮还不会那么早去公司。她把宝马车泊好，刚走进写字楼的大堂，就有两个女人斜地里朝她靠了过来。她们一点也不起眼，如果不是她们的速度有点超常规，柳絮压根儿就不会意识到她们的存在。那两个人年龄相仿，大概都是四十来岁，高矮也都差不多，只是一个胖一个瘦一点。很多年以后，柳絮还会记得那个瘦一点的女人留给她的第一印象——看人的眼光冷冰冰的，嘴角却似有似无地向上翘着，绽出一朵菊花似的微笑，居然极其自然。她们一上来便像见到了亲姐妹似的一左一右地挽住了柳絮，问：“你是柳总吧，一诚拍卖公司的柳絮总经理，对吧？”

柳絮多少有点发怔，她想把脚步停下来，却没能做到。她一边被两个女人挟持着转身回头朝外面走，一边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柳絮不想就这样被带走，终于有点费劲地站住了，一左一右地朝那两个人看了一下，问：“你们是谁？想干什么？喂，保安……”

胖一点的女人说：“别叫。我们是省纪委和省检察院联合办案组的，有些事涉及到贵公司，想找你协助我们做一些调查。”

好像是为了配合她这句话，那个瘦一点的还把那只闲着的手插进口袋，掏出工作证，很快地在柳絮面前晃了晃。

柳絮被带到了一辆中巴车上。那辆中巴车就停在她的宝马车不远的地方，加上司机，里面已经有了两个人，都是男的。柳絮是被胖一点的女人推上车的，里面那个男人还朝她伸过来了一只手，像要拉她一把似的，但柳絮没有去握。胖一点的女人紧跟着柳絮上了车，刚挨着柳絮坐下，顺手便把车门砰地拉上了。几乎与此同时，瘦一点的女人也已经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就座，也是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她扭过头对柳絮说：“我俩都姓彭，这是我们李检，希望你能配合。”

被叫着李检的男人把脸侧了侧，对柳絮把嘴角向上扯了下，算是笑。笑过了，便把一只手摊着向柳絮伸了过来。柳絮眉毛轻轻一扬，问：“什么？”

李检说：“手机，先替你保管一下吧。”

柳絮说：“十点钟我有场拍卖会，能不能先让我把会开完？”

李检抿嘴一笑，摇摇头。

柳絮说：“那……至少得让我打个电话，跟公司交代一下吧？”

李检沉吟了一下，说：“行，手机给我，你报号码，我来帮你拨。”

柳絮再一次怔住了，扭头望着旁边的李检，在那张长长的马脸上停了足足五秒钟。不知道为什么，柳絮对那种瘦长瘦长的面孔总是心存戒备，她摇着头轻轻地说：“算了。”说着，便把手机啪地塞到了他手里。

李检说：“你确定吗？”

柳絮觉得他的这句话多少有点嘲讽的意思，便冷冷地回看了他一眼，回过头来不再理他，接着，便把眼睛闭上了。

中巴车很及时地启动了。

柳絮很快就对自己生气了，不知道自己干吗要感到紧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跟人家赌气。再过个把小时，拍卖会就要开始了，如果她不能准时在公司露面，情况会怎么样呢？起码得跟公司的人打声招呼吧？柳絮朝左边侧侧身，望着旁边那张长长的脸，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问：“请问需要多长时间？”

李检笑了一下，说：“这取决于柳总是否配合，也许要不了多久，也许要一段时间。”

这算什么回答？

柳絮却不死心，追问道：“那会是多久？”

李检再次笑了，说：“柳总是聪明人，不要以为我在说废话，我只能说，这取决于你是否配合。”

柳絮知道了，她不可能从旁边这个男人嘴里套出半句话来。你看他的嘴唇，多薄呀，简直像两片合在一块儿的刀子。

柳絮把头摆正了，跟公司打电话的念头，一下子又冒了出来，她知道，自己不能太情绪化，否则，伤害的是自己，损害的是公司的利益。无论怎样，都应该让那场拍卖会做完，因为在今天将要拍卖的这一单业务上，她花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她的付出实在是太多了。

可是，刚才自己已经放弃了打电话的事，这时又该怎么向旁边的男人开口呢？

柳絮心里七上八下的，脸上却是一副木然的表情。

她望着前方，驾驶室里吊挂着一幅小小的过了塑的毛主席像，老人家很慈祥地望着她。柳絮再次把眼睛闭上了，她觉得老人家看她的那种眼神，就好像等着她说道歉似的。

他们会把我拉到哪儿去呢？

这是柳絮接下来应该关心的问题。可是，她却不想睁开眼睛朝外面看，她想，这会儿他们的眼光一定早就落在自己脸上了，他们一定早就开始研究她了。

车子的音响不是很好，里面一个男声正在唱《老鼠爱大米》。

四五十分钟以后，柳絮被带到了一座宾馆的双标房里。那座宾馆不是很高档，就像一个招待所。桌椅已经摆好了。柳絮被安排在一把折叠椅上坐下，她的前面是一张宾馆用的写字台，本来是靠墙放的，现在被打横了，桌子后面坐着刚才把她带来的那两个女人，瘦一点的朝胖一点的望望，说：“可以开始了吗？”后者便点了点头。

瘦一点的于是故意清了清嗓子，摆正姿势，平视着隔了一张桌子的柳絮，字正腔圆地说：“我们已经向你表明了我们的身份，现在再向你介绍一次，我们是省纪委和省检察院联合办案组的，因为涉及到一些事情，需要你协助调查，希望你

能积极配合，尽快把事情搞清楚，这对你也是有利的，怎么样，现在我们开始吧？”

柳絮努力地望着她的眼睛，突然站起来说：“等一等，我必须先给公司打个电话，你们可以把这个……”柳絮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似的说，“当成我是否配合你们调查的条件。”

瘦一点的把头朝胖一点的偏过去，两个人轻轻地耳语了几句，然后把身体坐正了，她直视着柳絮的眼睛，说：“我们一贯进行人性化办案，你的要求可以满足，但你的电话仅限于对今天的拍卖会作安排，你听明白了吗？”

柳絮点头，很快走到床头柜前，用座机打完了电话，如释重负。

她回到折叠椅上，仍然尽量正视前面的两位女检察官，主要是那位瘦一点的。

柳絮觉得她的眼睛很好看，只是周边有点发青发暗，她把眼光下移，停在了女检察官的嘴唇上，她看到那两片薄薄的嘴唇一翕一翕的，接着听到了从里面迸出来的声音：

“姓名？”

……

第一章

下午四点钟左右，柳絮拨通了何其乐的手机，等嘟嘟嘟地响了三声，又把它摁了。她把手机搁在大班台上，愣愣地望着它出神，等待着何其乐反拨过来。

柳絮每次要找何其乐都是这样，生怕他不方便。为此，何其乐还说过她，说她把他的手机当CALL机用。柳絮总是抿嘴一笑，随他说，却从来不去改正。

柳絮和何其乐的关系有点说不清楚。不少人都以为他俩关系暧昧，比情人关系远一点，比朋友关系近一点。反倒是何其乐的老婆邱雨辰不这么看。邱雨辰一副傻人自有傻福的单纯样儿，作为柳絮的中学和大学同学，她太了解柳絮了，知道她跟何其乐怎么也不会折腾出什么事来，甚至一有机会就开他们俩的玩笑。至于柳絮的老公黄逸飞，倒是经常酸不溜秋地把他俩的事挂在嘴上。柳絮把黄逸飞狠狠地骂了一顿，说我不管你的龌龊事也就罢了，你再往我身上泼脏水，有你的好果子吃。黄逸飞以风流才子自居，三天两头换小情人，内心里对柳絮三分敬七分怕，见柳絮真发火，哪里还敢逞口舌之利？

其实，柳絮和何其乐的关系还真是简单，虽然两个人都很看重对方，但在感情上，就像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也像两条平行的铁轨，相互依存，却从来没有过交叉。

一般来说，柳絮摁断电话不久何其乐就会把电话反拨过来，如果碰上他在开会，也会很快给她回个信息。

这次也是这样，没过半分钟，柳絮的手机响了，何其乐先在电话里笑了一声，说：“你先别急，我待会儿再给你电话，好吗？”

柳絮“嗯”了一声，等何其乐先挂了电话，才把手机摁了。知道何其乐这时还不能定下来，心里便有点莫名其妙地发慌。

她今天有个重要的饭局，约了好久才约上对方，她想让何其乐作陪。

柳絮知道，作为省委书记陆海风的秘书，何其乐其实也是身不由己的，一般的事，也不会去麻烦他。但她今天要请的客人很重要，是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常务副院长贺桐，如果何其乐不能到场，这顿饭就吃不出什么特别的意义，搞得不好还会节外生枝。柳絮运作这件事差不多一个星期了，早已给何其乐透了信，当时他按照一贯的做法表了态，说我尽量争取。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差不多五点了，何其乐那边还没有消息。

柳絮想给何其乐发个信息，催一下，终于忍住了，柳絮一般很少给何其乐发信息，有什么话直接就在电话里谈了，生怕何其乐接了信息忘了删掉被邱雨辰看到，闹出不必要的误会。其实柳絮的那部手机是专门为何其乐配的，那个号码也只有他一个人才有，是她跟他通话的专线。柳絮很看重跟何其乐的关系，尽管他俩一个月难得联系一两次。

何其乐没来电话，坐在大班椅上的柳絮只好继续发呆。发呆是一种思维短路，眼睛望着什么其实是视而不见，脑子里好像在想什么，其实只是一片空白。

她的眼光落在正面墙上挂着的一幅泼墨斗方上，那是黄逸飞的手笔，画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红荷，荷梗上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翠鸟，下面是几尾欢快的游鱼。

柳絮认为黄逸飞执意将这样一幅画挂在她的办公室，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用心良苦。他是想让她出淤泥而不染吗？还是想让她做捕鱼的翠鸟？或者成为自由游弋的小鱼？在柳絮看来，和黄逸飞从相识到结婚，简直像做梦一样，懵懵懂懂的。梦醒得也很突然：几年以前，说不清大半夜还是大清早，派出所的电话打到了家里，说黄逸飞因为嫖娼被抓了，要她带了钱去捞人，当时柳絮离预产期不到一个月。事后她怎么也没有想清楚，为什么没跟黄逸飞离婚。

柳絮的目光被蜇了一下似的从那幅画上移开了，游离着还是落在了那部手机上，那是一款这几年比较流行的三星，滑盖。上次见到何其乐，他还拿过去摆弄过。当时他俩在廊桥驿站茶坊里喝茶。他一边摆弄手机一边望着柳絮一笑，却也

没有说什么。那款手机要说有什么特殊，便是何其乐送给柳絮的三十岁生日礼物。柳絮本来是要拒绝的，刚说了半句话，见何其乐阴了脸，便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她不想欠他的人情，便给他买了一个都彭的公文包。她本来是打算给他买条领带或者皮带的，又怕自己太僭越了。就那样柳絮心里还老不安，后来干脆硬拉着邱雨辰去了一趟宠物市场，花六千块钱为她买了一条三个月的萨摩耶。

也亏了柳絮，能够把跟何其乐的关系这样别别扭扭地维持十来年。

柳絮在拍卖行业里很有点名气，原因除了她的一诚拍卖公司业务做得好，便是她的性别和容貌，不错，柳絮是个美人坯子，从小学开始，便一直是令人瞩目的对象。身为美女老板，柳絮时不时地会给她的同行提供一些谈资。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这个女人厉害，她要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一些风言风语也时不时地传到柳絮的耳朵里，每次她都一笑了之。男人经商难，女人要是鬼使神差入了商界，要不了多久，会比男人更深刻地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只要一闲下来，柳絮便会经常问自己，如果能够重新选择，她还会这样做吗？

柳絮找不到标准答案，因为根据不同的心情，每次的回答都不一样。柳絮只能认为这都是命。

女人一过三十岁，生理和心理都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对于柳絮来说，则是越来越信命了。

她和何其乐既没有成为夫妻，也没有成为情人，可能就是一种命。

邱雨辰跟柳絮高中时同桌，两个人的关系好得经常夜里钻一个被窝，叽叽喳喳的也不知道哪里有那么多废话。有个周末，她们还一起骑单车跑了十几公里山路，到一个据说能摸骨相命的仙姑那里问过前程，想看看考大学有多大的希望。

那是个瞎子老太太，看起来年龄在五十岁和九十岁之间。对被柳絮推到前面的邱雨辰只说了一句话：一生富贵，衣食无忧。轮到柳絮的时候，那张长满皱纹、血管像蚯蚓一样凸出的手，不仅在柳絮俏丽的脸上来回摸了两三遍，还让她伸出两只手，掐掐捏捏了好半天。老太太的脸色不断变化，没有了牙齿的嘴巴，像咀嚼着什么东西似的一抿一抿的，又是点头，又是摇头，把柳絮的心一下子吊了起来。柳絮赶紧从贴身口袋里掏出十块钱往她手里塞，她竟然不肯收。柳絮急了，抓起她的手把那张皱巴巴的钞票往那掌心里一拍，说：“您老人家说吧，我受得了。”老太太的嘴又是一抿一抿的，说：“画一样的人儿，看起来文文静静的，性子烈呢。”

你是宁愿受苦也不愿意受委屈的人。你这一辈子，钱是花不完的，别人用钱包装，你用皮箱装。可是……成也男人，败也男人，你好自为之吧。”

电话响了，不是大班台上的手机，是座机。柳絮回过神来，看了一下来电显示，是她的副总经理杜俊。

她刚把话筒拎起来放到右耳朵边，立即传来杜俊的声音：“我已经到了高院，刚才给贺副院长打了电话，他马上就下来，怎么样，我们是直接去吗？”

柳絮说：“行，我这就动身，争取在你们之前赶到。”

柳絮忍不住又给何其乐拨了一次电话，响了三声还是把它摁掉了。

接到柳絮第一个电话的时候，何其乐正在等李明启，李明启是他读研究生时的师兄，现在是省日报新闻部的主任，约好了下午五点钟以前送照片过来。今天上午省委书记陆海风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检查工作，明天的新闻报道要配照片，这事是不能大意和耽误的。

事情巧就巧在柳絮今天晚上请到了贺桐，何其乐知道，这场饭局他如果能够出席，对柳絮来说意义将会很不一样。问题是，他能不能抽出时间，还得看陆书记的安排。这也是何其乐未能及时给柳絮回电话的原因。

何其乐和柳絮认识十几年了，时至今日，他一直还记得第一次看见她的情景。那时他研究生刚毕业，一边当助教一边兼任系里的政治辅导员。后者是一个什么事都可以管，什么事也可以不用管的职务。元旦文艺演出，何其乐和系里的头头脑脑去看彩排，就那样认识了柳絮。柳絮的红绸舞被安排在整场晚会的中间，随着激越的音乐骤然响起，那条鲜红亮丽的绸缎，便像一条鲜活的灵蛇，满场摇曳和飞舞。谁持彩虹当空舞？柳絮甫一亮相，那身段，那云霞扑面似的绯红的青春脸庞，让何其乐惊为天人，他在一瞬间像被子弹击中了似的，心脏先是陡然一热，接着便几乎停止了跳动，等回过神来时，他知道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那个跳舞的女孩子，那个人学不到半年的一年级新生。阴差阳错，他们的故事还来不及开始便结束了。这也使得何其乐对柳絮的感情，一直停留在了十几年以前。何其乐常常暗自问自己，如果当年他娶的真的是柳絮，而不是邱雨辰，那份暗自怦然心动的感觉，还能维持到现在吗？

是不是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才是永远的牵挂？

何其乐找不到答案。

李明启捧来了两大本影集。一本是送给陆书记的，一本是送给何其乐的大。大学时两个人接触并不是很多，后来何其乐成了省里的“第一秘书”，两个人的关系才慢慢铁起来。省日报目前在搞竞争上岗，李明启觊觎副社长的位置已经很久了。他往何其乐这里跑得很勤，为此还特意向何其乐请教过好几次，说要请何其乐作为局外人帮他分析分析，他的事到底有多大的希望。何其乐知道李明启肚里的那点皮里阳秋，却始终不敢造次，在陆书记面前替他咬耳朵。所以，每次也就笑笑打太极，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师兄吉人自有天相。

李明启在何其乐办公室磨磨蹭蹭的，何其乐知道他是想把影集亲自交到陆书记手里。放在平时，何其乐是会考虑师兄的这点小奢求的，但今天不行，他惦记着柳絮的事，就想把李明启早点打发了。正好柳絮的手机第二次响了，他便一边向李明启笑笑，一边赶紧去接。柳絮却又很快地摺掉了。何其乐拿起座机话筒，故意迟疑了几秒钟才拨过去，说：“我等下再给你回电话吧。”也不等柳絮回话，就把话筒搁了。李明启很懂味知趣，赶紧起身告辞。

影集里的照片刚才已经看过了，每一张都不错。李明启是老记者了，选择怎样的角度才能突出领导的形象，是一个职业摄影记者最起码的基本功。何况李明启在这上面是有教训的，上届省长脸上有雀斑，民间有个段子就是专门讲他的，说省长作报告，群众观点。李明启那时刚到报社不久，未经处理，把省长的一张特写照片发表了出来。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不久报社便把到居委会挂职锻炼的机会给了他，硬是让他跟那里的婆婆姥姥打了两年交道。吃过了这样的暗亏，李明启怎么可能不学得聪明一点呢？影集送来之前，他肯定一遍一遍地认真筛选过。

不过，何其乐再次看那些照片时，却有了自己的想法。不错，影集里面的每一张照片都拍得很好，非常准确地抓住了陆书记的招牌动作和经典微笑，但对于陪同陆书记的人来说，他们离陆书记的远近和神情举止，就有点不一样了。何其乐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抽出几张塞到了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再把后面的往那空出来的位置上调了调，这才轻轻地敲开了陆书记的门。

陆书记正在看文件，何其乐侧身走到陆书记旁边，轻轻地把影集摆在了陆书记面前宽大的办公桌上。陆书记随便翻了一下，让他看着办就行了。何其乐跟陆书记已经两三年了，知道陆书记日理万机，不太会为这些事操心，但他同时也知道，

尽管陆书记对他很信任，这种由陆书记亲自审视的过场，仍然是不能不走的。

何其乐把影集合拢来，像抱一个婴儿似的抱在胸前，然后轻声提醒陆书记，说下班的时间到了。陆书记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点了点头。何其乐接着说：“天气预报说今晚可能有雨，要不然，晚上还是去打保龄球？”

陆书记起身做了几下扩胸运动，亲自把办公桌上的台灯关了，说：“行，我散步回家，你七点四十分来接我吧。”

何其乐出来以后，嘘了一口气。如果没有会议或接待上的安排，陆书记的业余时间一般会做两件事，一是打保龄球，一是喜欢很随意地到省委大院外面去“走一走”。陆书记有高血脂，保健医生建议他多运动，打保龄球就是一项比较好的运动。至于到外面“走一走”，算是运动和工作的结合，多少有点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的意思。再就是时间很随意，可能饭前，也可能饭后。

对于何其乐来说，打保龄球比较简单，省委大院休闲中心就有个保龄球馆，打个电话让他们留条球道就可以了。他家离陆书记家也就七八分钟的路程，他可以回家一边吃饭，一边看中央电视台一台的《新闻联播》。《新闻联播》是陆书记必看的节目，何其乐也必须跟着看，这样，两个人闲扯的时候，才会有共同语言。如果是到外面去“走一走”，就会麻烦一些，不仅要瞒着陆书记通知省委办公厅作一些必要的安排，让公安厅派几个便衣陪伴左右更是免不了的。如果时间是在饭前，他就怎么也赶不了柳絮的约了。

把陆书记送出门之后，何其乐返回来把陆书记的办公室收拾了。他给邱雨辰打电话，说不回家吃饭了。邱雨辰说正好，她也有应酬，还不知道搞到什么时候。邱雨辰也是个忙人，平时也难得在家里吃上一餐饭。两个人为此连小孩子都不敢要。何其乐把刚才塞到抽屉里的照片拿出来看了看，挑了一张，又从影集里也挑了一张，都把它放在他总是随身带着的都彭公文包里，这才关灯离开了一号办公楼。

海内鱼翅海鲜酒楼在黄金大酒楼三十二层，整整一层，没有大厅，全是包厢。这里只供应两种主菜，鱼翅和鲍鱼。

包厢昨天就订好了。柳絮接到杜俊的电话之后，便离开公司直接开车过来了。她先到，没等几分钟，杜俊陪着贺桐也到了。贺桐一进门，柳絮便马上起身，伸

出两只手前来迎接。柳絮不得不抬头，因为贺桐个子很高，差不多有一米九，穿一身法官制服，戴一副很宽大的黑框眼镜。

柳絮虽然一直在省高院做业务，跟贺桐打交道却是第一次。相比之下，杜俊跟贺桐反而熟很多，因为他跟贺桐的侄儿贺小君是大学同班同学。

杜俊先将柳絮和贺桐作了介绍，然后抱歉地对贺桐笑笑，说他得先告辞，因为公司还有点急事等着去处理。柳絮原先对于让不让杜俊一起吃饭有点犹豫：他如果不参加，她跟贺桐刚认识，气氛可能难得一下子融洽起来；他如果参加，费用则可能要多出好几千，她跟贺桐之间的一些话，也会不怎么好说。等下何其乐要来，她也不太想让他们俩见面。柳絮知道，公司这会儿其实没有什么事，杜俊这么说，是在自己权衡了利弊之后，替她作了决定。

包厢很小，两个人不远不近地坐了。柳絮问贺桐喝什么茶，让小姐去安排。贺桐把装修得金碧辉煌的包厢环视了一下，望着柳絮笑了笑，说：“柳总太客气了，我跟小杜说，请我可以，只能挑路边小店，他向我赌咒发誓，说就是路边小店，你看看你看看，有点不像话。”

柳絮回望着他，赶紧笑了笑，说：“本来是想随便找个地方的，又怕不干净，只能请贺院长将就了。”

贺桐对着掩上的包厢门望了一眼，说：“下次见到小杜，我得好好批评他。”

柳絮低下了头，说：“行。我先替他向您赔不是。”

贺桐说：“真的没必要搞得这么隆重。好好好，这事就不说了。你看你，脸都红了。”贺桐把两只手轻轻撑在桌面上望着柳絮一笑，接着说：“哎呀，早就久仰柳总的芳名了，今天得见，果然名不虚传啦。”

柳絮被说得有点不好意思，捋捋刘海，又摇了摇头：“老了，已是明日黄花。”

贺桐说：“这话可不能随便说，你这么青春可人都说老了，还让我这老头子活不活呀，嗯，是不是？”

柳絮说：“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女人三十豆腐渣，男人四十一枝花，像贺院长这样的，不到五十岁吧，正是男人中的极品。”

贺桐说：“五十岁就好了，五十八了。”

柳絮说：“不会吧，我可是一点都没看出来，说您五十岁，我还是壮起胆子说的。”

贺桐说：“柳总不仅人长得漂亮，话也说得漂亮，哎呀，我都有飘飘然的感觉了。”

柳絮美目一盼，说：“我就是不会说漂亮话，只会实话实说，让您见笑了。”

柳絮不想就这个话题扯得太远，说完上面的话，不等贺桐接口，马上一笑，说：“没有征得院长大人的同意，我今晚还邀请了一位您的朋友，还要请您恕罪才好。”

贺桐不禁“噢”了一声，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柳总，你这可是先斩后奏呀，我是不是被柳总绑架了呀？”

柳絮嘻嘻一笑：“瞧院长大人说的，我哪儿敢呀？”

贺桐说：“那……你替我邀请的这位朋友是谁呀？”

柳絮并不理会贺桐话里的怪罪意思，眉毛轻轻一挑，朝贺桐嫣然一笑，说：“您猜。”

贺桐仰着脖子哈哈一笑，说：“我又不是柳总肚子里的蛔虫，怎么猜得到？”

柳絮说：“那就让我卖个关子，您等会儿就知道了。”

贺桐望着柳絮笑咪咪地，说：“都说柳总厉害，今天一见，果不其然。”

柳絮回应一笑，说：“院长大人这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厉害这词含义最丰富了，能干是厉害，刻薄是厉害，凶神恶煞也是厉害，院长大人的话，搞得我心里慌慌的……”

贺桐又是哈哈一笑，说：“你看看，我说得没错吧？一个简单的词被你搞得这么复杂，还说你不厉害吗？你跟我说还有一个朋友，又不说是谁，弄得我也是心上心下的，本想对你说的一些话，到了嘴边又不敢了。”

柳絮说：“真的呀？这我可就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我这会儿的形象，在院长大人眼里肯定不亚于母老虎。”

贺副院长这次没有哈哈大笑，他只是浅笑着，伸出手指头朝柳絮点了点，过了一会儿，说：“我刚才听小杜说，柳总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兼总经理，不容易呀。”

柳絮说：“难得院长大人这么理解人，现在做生意挺难的。”

贺桐说：“现在不仅做生意难，连做人都不容易，我刚才收到了一个段子，就是说你们女人的，你要不要看看？”

柳絮说：“好呀，劳院长大人的驾，把它发给我吧。”

贺桐问了柳絮的手机号码，马上把那条信息发了过来。柳絮翻开手机轻轻读